

津田子興氏碑陰記 : 文苑

著者	秋月, 胤永
雑誌名	龍南會雜誌
巻	1 1
ページ	3 2 - 3 4
発行年	1892-11-30
URL	http://hdl.handle.net/2298/3944

文苑

卅二

津田子輿氏碑陰記

教授 秋月胤永

采之處在此數句

故第五高等中學校生徒。津田敬義字子輿。東肥高瀬町人也。舊熊本藩醫官津田昌磔君長男。母宮本氏。明治二十三年十月三十一日。以病卒於熊本市寓居。其明日葬高瀬町大覺寺。距生僅十有七年也。時學校長平山太郎氏將以十一月。率全校生徒。試修學旅行於肥筑間。以余職在教授亦與焉。生徒皆踊躍待期。子輿氏亦奮將行。以得途次省其親也。先報之。相待有日。先期十日罹病焉。遂不起。一行乃以十一月六日上程。皆惜子輿氏不在。余輩亦豈得不哀。旣而經過前肥前後筑。歸路至高瀬。昌磔君贈鮮魚及菓物。曰。兒臨終故寄書曰。善謝我諸先生同學諸君。且泣且語。又曰。唯惜兒不在此行伍中焉。余與戶澤教授代衆往賻之。明曉臨發。一行至子輿氏墳寺。校長與教員起立。使生徒行捧銑禮。喇叭、手吹、吊悼之譜、音節、悽愴、父母親故莫不爲灑淚。先是昌磔君以醫鳴於地方久矣。尙自以爲不足。欲使其子漸次入大學。遂學於獨逸。以大成其業。而今如此。子輿氏無乃齎志而沒哉。父母之痛哭亦可知也。旣而君郵送子輿氏攝影二與略履歷。請余記其碑陰。諾而未果。督促至三四。余亦昨年亡長男。覺感想殊深。今春有故。至伊倉。歸途過高瀬。復吊子輿氏墓。昌磔君導余。令迴覽邸宅庭砌。紅梅方開。橙實猶滿枝。家屋新築。

父母之於子之情狀
寫出如畫妙筆々々

而君亦老矣一句情
韻欲絕

增營。殆有輪煥之美。指示曰。某樹兒所管植也。某樹兒所最愛也。某室兒居處也。君時齟
咽。余亦絃然。又將呼夫人氏語舊。曰。臥矣。曰。病乎。曰。傷兒也。今猶愁臥在蓐矣。余強呼與
語。一拜而聲淚共下。不能仰視。余亦泣。乃知父母至今猶如此者。子興氏既伶惻。而勤學
又孝於父母也。抑親之愛子。雖無有厚薄。孝否之異。自不能無別。其所送影子。一比三歲
父氏授句讀者。一則其就木年所撮也。容儀端麗。肅然有夙成之風。子興氏初以十四
年一月入高瀨小學。至二十三年。能了其高等全科。同年來熊本學於高等中學。豫備有
進校。至九月入高等中學。爲補充生。如四書五經及古文前後集等。皆家庭所授也。而詩
經及古文前集。則背誦終不忘。時或作詩。其寄鄉里詩曰。鶯花時節在他鄉。咫尺歸心恨
不忘。昨夜園林風雨惡。洗紅墜粉送春光。亦可誦結末。殆爲讖。情意藹如父母之鍾愛。與
所期於他日。亦可以想也。余每試中學生。徒業次。輒思子興氏而在。進與某生同級。或超
出諸子。當夏期試。或應進入豫科。嗚呼。惜乎哉。余當時往吊昌。礎君詩曰。花月風雲嘆逝
川。何圖魂氣忽歸天。苗而不秀誰無惜。半死斯翁尤憫然。昌。礎君本有一男一女而已。一
女既嫁。無復有子也。而君亦老矣。嗚呼哀哉。余既失嗣子。猶有三男。其一嗣前人。其二或
文或武。皆異道。無復可使君養者也。噫。嗚呼哀乎哉。惜乎哉。第五高等中學校教授從六
位秋月胤永撰。

明治二十五年某月某日何某刻

全篇句句皆淚。字字皆血。一讀之下。悲風颯然至。不能復讀。雖余旣然。況於津田翁乎。

益三拜讀

鬼神說

俗仙子

天有有之理。而有風雨寒暑焉。地有有之理。而有人獸草木金石焉。夫既有有之理。則耳可以聽其聲。目可以視其形。身體皮膚可以觸其氣。故余知天有風雨寒暑。地有人獸草木金石也。然而世之所謂鬼神也者。果爲有乎。爲無乎。未必可爲無也。古今人皆言之矣。未必可爲有也。幽々冥々。無可測之道矣。其有與無。暫舍焉。余謂人之於鬼神。多在一心之作用也。心來鬼神。亦能去鬼神。非禮不視。非禮不聽。非禮不言。非禮不動。安身立命。毫不愧天地者。則足以使鬼神避焉。其所思者不妄。其所行者不善。則其心不安。俯仰回顧。惴々惟懼。故無聲無形無臭之鬼神。自擱心浮腦。而發于耳目耳。若夫離人心。而單曰鬼神者。古人有曰。不知爲不知。又曰敬而遠之。則是可也。

源義經論

迂軒 伊藤龍吉

義經躬自任天下之重。嘗膽臥薪。日夜刻苦。欲以復父祖之業。夫義經一身之成敗者。關源家之興廢。源家之興廢者。關天下之盛衰。其任重責大也。如此豈可輕決成敗哉。當此時。舉天下疾平氏之專橫。欲臨機以發事。會義經舉義旗。於是源氏之餘孽。風靡來赴。能